

歷史感應統紀

下冊

伯璠

譚直園題

自唐虞以至有明
因果報應之真相

吳興王震敬書



歷史感應統紀卷三

彭澤許止淨編纂

南史

郗后

郗后嬪於武帝。酷妬忌。及終。化為龍。入於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采照灼。帝體

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為殿。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

梁后妃傳

太平廣記。郗氏化蟒。帝以告誌公。公曰。非禮佛不可。帝乃撰悔文十卷。為其懺禮。又一日

聞異香馥郁。仰視見一天人。曰。此蟒後身也。蒙帝功德。已生忉利天。酷妬。即是瞋心。瞋

心所感。變為毒質。故受形為蟒。因果之理。亦自心所造也。梁武造懺以度之。懺中發慈悲

心。廣大心消滅瞋毒。故得脫蟒而生天。神僧傳。安世高。謂其同學曰。卿明經精勤。而性多

恚怒。命過當受黑形。我得道。必相度。既而達郟亭湖。神告高曰。吾昔與子俱出家學道。好

行布施。而性多瞋怒。墮此神報。高曰。遠來相度。何不出形。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悲淚

如雨。高取絹物為造寺。神即命終。化一少年。上船長跪。受高呪願。忽然不見。又唐華嚴和

尚。首座因沙彌碎鉢。瞋恚死。化為大蛇。來吞沙彌。和尚以錫杖止之。令眾念佛。為受三歸

五戒。乃去。和尚謂眾曰。此首座合證果位。為臨終惜一鉢。怒此沙彌。遂為蟒形。今若殺沙

彌必墮地獄。賴吾止之。與受禁戒。今當捨身。生裴中郎宅爲女。年十八亡。再轉男出家。弟子詣裴寬宅。果生女。年十八歲卒。又案近有醫書。載西人婦。盛怒之後。以乳哺兒。兒無病而死。醫驗之。謂係中毒。不解其故。後復產兒。亦於盛怒之後。以乳哺兒。兒又死。醫乃化驗其乳。全係毒質。是爲瞋心成毒之確證。現身已能變毒。死後能不化蛇乎。是知瞋恚之爲害也大矣。若有多瞋宿習。當常作被怨家打罵毀辱想。不但不起瞋心。且復生歡喜心。作償債想。久作此想。縱遇橫逆。亦不生瞋矣。又若常念觀世音菩薩名號。亦可消此宿習。

宋文帝義康

彭城王義康。權傾天下。亦自強不息。府門每旦常有車數百乘。雖復位卑

人微。皆被接引。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文帝有疾。義康入侍。湯藥飲食。非口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後坐罪免爲庶人。會魏軍至上。慮有亂志者。奉義康爲亂。遂賜死。初會稽長公主爲文帝所親敬。嘗就主宴集甚歡。主起再拜頓首。悲不自勝。曰。車子歲暮。必不見容。特乞其命。因慟哭。上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甯陵。後文帝爲長子劭所弑。

義康貪婪驕縱。亦有取敗之咎。惟殺不以其道。應受惡報也。

義季

衡陽王義季。爲荊州刺史。大蒐於郭。有野老帶苫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於遊

畋。古人所戒。今陽和扇氣。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義季止馬曰。賢者也。賜之食。老人曰。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民時。則民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

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告而退。衡陽王義季傳

六朝紊亂之際。尚有隱君子。如長沮桀溺之流。雖云野有遺賢。為有國者之不幸。而究竟

培養國家元氣不少。

宋明帝 建安王休仁與明帝素相愛。及廢帝世。同經艱危。明帝又資其權譎之力。泰始

初。四方逆命。休仁親當矢石。大勳克建。任總百揆。四方輻輳。上不悅。休仁求解職。見許。及殺

休祐。其年上疾篤。為身後計。召休仁入宿。賜死。休仁罵曰。上有天下。誰之功也。孝武以誅鋤

兄弟子孫滅絕。今復遼覆車。枉殺兄弟。其能久乎。及帝疾甚。見休仁為崇。叫曰。司徒小寬我

尋崩。宋文帝諸子傳

專制君主。無論若何權力。及其將死。則與乞丐平等。所謂一切威勢。悉皆退失。輔相大臣。

宮城內外。象馬車乘。珍寶伏藏。如是一切無復相隨。此時正宜為身後計。則除暴讎。罪與

仁修福也。乃宋明為身後計。則枉殺兄弟。若惟恐死之不速。入地獄之不深者。至叫司徒

寬我之時。得無悔計之太左耶。嗚呼晚矣。

劉伯龍 宋劉伯龍為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嘗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見一鬼撫掌大笑。

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宋劉伯龍傳

此鬼大是雅大。有益伯龍不少。然亦以伯龍生平廉潔。鄙念偶萌。故不惜現身指點。不然。

鷄鳴而起。孳孳為利者。滔滔皆是也。何能盡笑乎。

蕭惠明

宋蕭惠明為吳興太守。郡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處郡廳事。前後

太守不敢止。惠明曰。烏有是哉。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

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蕭思話傳

蕭琛

蕭琛為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之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為神座。公

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以牛充祭。琛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

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為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蕭思話傳

按惠明只是不信有神。故為羽所戕。琛則遷之於廟。其理直。禁宰牛。其心仁。故雖猛如項

羽。亦不得不俯首就範。又按齊書曰。李安人為吳興太守。郡有項羽神。護郡廳事。太守到

郡。必祀以輓。下牛。安人奉佛。不與神牛。著履上廳事。安人尋卒。世以神為崇。云觀蕭琛事。

足證安人之卒。非神為崇。蓋世之神祠。縱有淫昏之鬼。作威福於其中。然邪決不勝正。况

奉佛之人哉。

王僧達

宋王僧達幼聰敏。好鷹犬。躬自屠牛。兄錫罷臨海郡。還俸祿百萬以上。僧達一

夕令奴輩輦取無餘。為宣城太守。遊獵無度。受辭辨訟。多在獵所。遷吳郡太守。西台寺多富

沙門。達遣主簿率門義家丁劫寺內竺法瑤等。得數百萬。後高閹與沙門曇標等謀為亂。帝

以僧達屢經犯忤。因陷之。賜死。宋王僧達傳

僧達以太守而爲屠爲盜。其取誅固定然之理。惟劫掠沙門之資財。卽受沙門拖累。則報施之巧也。

按地藏本願經云。若有衆生。偷竊常住財物穀米飲食衣服。乃至一物不與而取者。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薩遮尼乾子經云。若有惡人。破沙門房舍。取佛法僧物。園林田宅衣服飲食一切珍寶。應當上品治罪。以作根本極重罪。故觀佛三昧經云。七種重罪。能令衆生墮阿鼻地獄。其中第五。卽用僧祇物。蓋俗人財產。不過一家生命所關。而盜劫者。且罪在不赦。况常住財產。爲一切衆生慧命所係。故犯盜劫者。其罪大不可言喻。冥祥記載。宋唐文伯弟好搆博。屢竊寺錢。後病癩。卜者云。由盜佛錢。其父怒云。佛何神。令我兒致此。當更虜奪。若復能病可也。卽取寶蓋帶爲腰帶。旋惡瘡起腰處。又周宗從軍北伐。失利。與同邑六人逃竄。至一空寺。有水精像。因共竊取買食。惟一人不得分。旣歸三四年。宗等五人相繼病癩死。不得分者獲免。皆元嘉間事。蘇東坡筆記云。余在儋耳。聞李氏女死。兩日復生。問其父述云。初至冥府。言此誤追。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一嫗身生黃毛如驢。蓋某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僧以檀施錢物。與在家之妻。尙犯大惡。如僧達者。眞阿鼻種子矣。

謝朓 謝朓文辭清麗。啓王敬則反謀。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爲江

祐所構。下獄死。臨終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宋謝裕傳

敬則助齊主篡逆。後又懷二心。反覆小人。本死無足惜。惟朓身爲子壻。首發其謀。故臨死

於良心上。終自問不過。

王志 王志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惠政。郡人張倪。吳慶爭田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

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田遂成閒田。後爲東陽太守。郡獄有

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返。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主事者勿憂。明日果至。

以婦孕生。吏人歎服。王曇首傳

袁燦 宋袁燦鎮石頭。齊高帝將革命。殺燦并其子。最燦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燦門。生狹

靈慶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殺郎君。以求小利。若

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氈狗。戲如平常。年餘忽一狗走入

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歿。此狗卽袁郎所常騎也。宋袁燦傳

當靈慶抱兒以首時。方自謂大利。忽臨機不可失矣。而乳母乃謂之求小利。何所見不同

之天壤耶。至爲狗噬殺。狗報仇耶。兒爲厲耶。冥冥中自有主宰者。少時妻子皆歿。乳母所

見。又何神乎。嗚乎。愚夫愚婦所能前知。而陰賊險狠之徒。竟昧然無知。可不怪哉。噫。富貴

爵祿之陷溺人心。至於此極。宜乎修道之士。避之若浼矣。又還怨記。諸葛覆爲元真太守。病亡。子元崇迎喪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與伴共推元崇墮水死。爾夜元崇母夢崇還。敍父亡。及身被殺。委曲歎歎不能自勝。又云疲極困臥牕下牀上。母視眠處沾溼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聞於官。刺史徐深之驗諸葛喪船。父子亡日如鬼語。乃收行兇二人。卽款服殺之。

褚澄。尙宋文帝女。善醫術。爲吳郡太守。百姓李念道。以事到郡。澄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五年不差。澄爲診脈。曰。汝病是食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一服乃吐出一物。開看是雞雛。羽翼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藥。又吐得如向者雛十三頭。而病差。褚裕之傳

以雞卵爲無上補品者。請讀此。

褚彥回。褚炤字彥先。彥回從父弟。少有高節。彥回身任二代。拜司徒。賓客滿座。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褚裕之傳

當拜司徒而賀客滿堂時。彥回意氣之盛。較之齊人施施從外來。自更增十倍。不意乃有阿弟。効妻妾之羞。且泣。富貴壽考。以門戶不幸四字括之。奇絕慟絕。

徐秋夫孫文伯。徐秋夫工醫術。為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慘。秋夫問何須。答言患

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為芻人。按孔鍼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

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孫文伯亦精其業。宋宮人患腰痛。牽心。輒氣

絕。文伯曰。此髮癥也。以油投之。即吐得一物。如髮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張邵傳

吾國談鬼者。多謂鬼有氣無質。則似不應更有痛楚。然照佛經。人與鬼均業力所造。人謂

鬼無質。鬼又何嘗見人有質耶。形體雖亡。業力不散。則為鬼亦痛。固宜設芻針之。鬼疾即

愈。則由信仰既深。業隨心轉也。

顏竣。顏竣延之子。遷吏部尚書。權傾一朝。延之嘗早詣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

之怒曰。恭敬擯節。福之基也。驕很傲慢。禍之始也。况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

其能久乎。竣後以事免。賜死。宋顏延之傳

延之數語。不惟知子莫若父。而實為天下後世示之準則。百世不易者也。

沈道虔。沈道虔少仁愛。孫恩亂後。饑荒。與兄子共釜庾之資。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

有竊其園菜者。虔自逃隱。待竊者去。乃出。又有拔其屋後筍者。令人買大筍送之。曰。欲屋後

竹得成林耳。盜者慚不取。使置其門內而還。嘗以拮拾自資。同拮者或爭穰道。虔諫之不止。悉以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禺為作衣服。并錢一萬。

與之。度悉分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咸得有成。累世事佛。推父舊宅爲寺。每四月八日請像。輒舉家感慟焉。隱逸傳

聞沈公之風。眞能使頑夫廉。懦夫立矣。然推其所以致此者。則以累世事佛故。佛教之有裨世道。不其大乎。但今之信佛者。或進或退。其自修也。或作或輟。己身尙不能感。遑論及人。必如沈之舉家感慟。乃足當信士矣。

吳國夫 吳國夫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爲設酒食。以米送之。范叔孫傳

顧覲之 顧覲之爲山陰劇邑。御繁以約。務簡而事理。爲湘州刺史。以政績稱。卒謚簡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多負債。覲之禁不能止。後爲吳郡。誘出文券。一大廚悉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覲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闞者不達。妄意傲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願。作定命論。顧覲傳

經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蓋所謂命者。由各人生前善惡業力所造。或一生。或多生。所種之因。至今而成熟爲果。故有定分。非智力所能移也。然業自性卽空。本無實體。倘得般若智照。能令立卽消亡。或誠心禮佛持名。或現業有大善大惡。亦得而轉之。則命無定分。可以智力移也。惟移之之法。須向內脩行。而不可向外馳逐耳。總之。君子篤躬守道。當任天運。造福濟人。當盡人事。

蕭遙欣子畿。齊曲江公遙欣宣帝兄。年七歲。出齋時。有小兒善彈飛鳥。遙欣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空中飛翔。何關人事。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明帝入輔。欣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其人。卒諡康公。子畿。十歲能文。有弟九人。恩愛篤睦。性溫和。與物無競。沈約見其文。歎曰。始驗康公積善之慶。畿位尚書左丞。末年專釋教。爲新安太守。卒。子清有文才。爲永康令。齊宗室傳

觀齊宗室傳。其被廢黜。嬰誅夷者。何限。惟曲江勳名爛於朝野。令德傳於子孫。而皆自其少時。好生惡殺。一念所流播。易曰。蒙以養正。豈不然哉。故吾謂爲人祖父。而眞愛其子孫。欲其進德立業。消災延壽者。必自幼年教以不殺始。現報錄。項璿。性好善嗜放生。一夕鄰人夢童子戴鳳翅盔。坐有鱗獸。鼓樂至璿家。遂生梓。後精通韜略。參贊軍務。又某富翁生一子癡騃。翁憂之。有道人謂曰。此殺業太重。靈竅不開也。翁家遂戒殺。偶出勸人放白花蛇一條。夜夢花衣人來謝曰。承恩相救。特來助公子讀書成名。後其子吐黑水數斗。穎悟異常。登甲榜。

蕭嶷。豫章王嶷。高帝第二子。寬仁。得朝野歡心。薨後。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太子加膏中藥。使我癱不差。復加湯中藥。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因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年少舊交也因卿呈上文季祕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

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版左右授一玉手版與之出後園閣直兵倒地仍失手版豫齊

章王
崑傳

疑出青紙文書示文季季祕而不傳似真有文書在季手者奇矣惟疑在冥冥中訴怨索命可矣何必傳示文季詎非欲轉告世人昭示因果耶

蕭誅蕭季敞蕭誅與兄誡同豫廢立明帝誅誡蕭季敞求收誅乃至手相摧辱誅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耶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敞爲誡所獎故累爲郡守在政貪穢誡輒掩之後爲廣州刺史白日見誅將兵入城收之少日果爲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爲蛭所噬肉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爲村人所斬論者以爲有天道焉齊宗室
誡傳

季敞貪穢誡輒掩之其任用私人不顧民命與李敷任李訢事同終受負恩反噬之報亦同惟敞更仇及蕭誅則又甚焉蛭噬肉盡而後加誅其惡報亦歷史所僅見

蕭鏗齊宜都王鏗高帝第十六子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

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見夢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

右說容貌衣服皆如平時聞者歛歔死後入夢於陶宏景見宏景傳高帝諸
子傳

以數歲小兒能因傷母而蔬食誠足令人感泣明帝不道殘害骨肉鏗雖不報怨而休佑休仁等終必殛之矣

蕭子倫高帝。明帝遺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執鳩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當然。因仰藥而死。齊武帝諸子傳

蕭道成爲鬼。聞子孫此種判斷。不知感想若何。然則人生何苦貪一時之富貴。而貽子孫

無窮之殃。以致死在地下受唾罵也。

張敬兒。張敬兒好射猛獸。發無不中。家貧。嘗爲吳泰家擔水。通泰愛婢。將被殺。逃匿棺

中。乃免。及領兵討賊。啓明帝以泰黨同逆。收籍吳氏。唯家人保身得出。財貨數千萬。皆有之。

繼誅沈攸之親黨。復沒入財物數千萬。爲雍州刺史。人間一物堪用。莫不奪取。好卜術。信夢

自云貴不可言。武帝疑有異志。遂收敬兒。及子道門。道暢。道休。並伏誅。齊張敬兒傳

籍沒兩家財產。各得數千萬。猶復取民間用物。其貪得無厭。實古今罕有。全家伏誅。有財

無人享用。貪夫其奈之何哉。

劉靈哲。劉靈哲所生母嘗病。躬自祈禱。夢見一黃衣老公與藥。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

而疾愈。藥似竹根。於齋前種。葉似萹苳。嫡母崔氏。及兒子景煥。爲魏所獲。靈哲爲布衣。不聽

樂。及父懷珍卒。當襲爵。哲固辭。朝廷義之。哲傾產贖嫡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

北使者請之。魏人送以還南。乃襲封爵。齊劉懷珍傳

劉善明。劉善明青州饑荒。人相食。明開倉以救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累爲州郡卒。

無遺儲。高祖聞其清貧，賜穀五百斛。齊劉懷珍傳

周安士先生曰：每見人書寫田契，必曰「永遠管業」。嗚乎！田是主人身是客，客又安得永有其主乎？若善明之續命田三字，遺愛在民，萬年不滅，則可謂永遠管業矣。

曹武 齊曹武在雍州致錢七千萬。東昏卽位，利其財，誅之。收兵至，武歎曰：「諸人知我無異志，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伎女耳。」武雖武士，有知人鑒，謂梁武曰：「卿必大貴，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好馬，帝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卽位，忘其惠，忽夢如田陸上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武來，負之得過。曰：『卿今爲天下主，乃忘我顧託之言耶。我兒饑寒無衣，昔所換十七萬，可還令其市宅。』帝覺，卽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並蒙抽擢。」齊曹武傳

按武生有知人鑒，預爲子放債，死而靈不泯，更爲子索債，愛子誠至矣。然使不聚財七千萬，何至使人利其財，誅之子等，亦何至於飢寒無衣，知人之必大貴，而不知己之將買禍至臨沒時之言，乃與石崇正等，則悔之晚矣。梁武身受顧託，兼有厚恩，非示夢責償，竟付之流水，不惟不能追蹤朱暉，其人格亦更在淮陰下矣。

劉訐 劉訐，幼純孝，父母卒，爲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爲宗族所稱。其兄歆及阮孝緒，日夕招攜，都下謂之三隱。訐精意釋典，族祖孝標稱之曰：「訐超超越俗，如天半朱。」

霞歔矯矯不羣。如雲中白鶴。訐自少至長。無喜慍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媿服。由是衆論咸歸重焉。諡曰元貞處士。劉懷珍傳

按劉歔。精心學佛。訐亦精意釋典。所以能孝友篤至。而人不聞於父母昆弟之言也。一生無喜慍。非有奢摩他微密觀照工夫。決不能矯飾。以不競勝競。所謂大智若愚。大勇若怯也。嗚乎。今世學者。每稱競爭進化。聞元貞之風。其亦爽然失乎。

梁元帝

梁元帝諱繹。武帝第七子也。初武帝夢眇目僧。執香鑪。稱託生王宮。既而帝母

在采女侍次。始褰戶幔。有風回裙。武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墮懷中。遂孕生帝。舉室中非常

香氣。有紫胎之異。梁帝紀

按此亦輪迴之證。歷史家於帝王降生。每多祥瑞。近人欲破除迷信。而於階級思想。更呵斥不遺餘力。此固衆生平等之好景象。然從體性立論。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且在凡不減。在聖不增。此平等義也。從業力而言。卽一人類。已千差萬別。何況推廣有十法界。此差別義也。有體性之不變。有業力之隨緣。於是而有輪迴。此固於理論至圓滿。而於事實亦確鑿不可誣者。豈得謂之迷信耶。此傳載元帝以眇目僧入胎。陸法和傳。謂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自信其來歷不凡。惟以歷劫脩行之佛子。而墮落王宮。且無好結果。亦足爲元帝惜耳。

蕭猷 梁宗室臨汝侯。猷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亦有酒氣。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齊苟兒反。衆十萬。攻城。猷兵糧俱盡。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從東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里。時日已哺。騎舉猶曰。後人來。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時廟中侍衛士偶皆泥溼如汗。是日猷大破苟兒。卒諡曰靈。以與神交也。梁宗室長沙王傳

以此傳合蕭惠明蕭琛各傳觀之。則項羽在吳興爲神。確乎可信。按羽坑秦降兵二十萬。火燒咸陽。其罪應墮地獄。何幸而得爲神。或以除秦暴虐。有功於天下。功過足以相抵耶。或惡果尙未熟耶。總之各廟信乎有神矣。

蕭賁 宗室賁投侯景。監造攻具。以攻臺城。南康嗣王會理謀襲景。賁告之。會理等被殺。賊封賁竟陵王。改姓侯。晝臥見柳敬禮。蕭勸入室毆之。賁驚起乞恩。俄而賊惡其翻覆。殺之。梁宗室臨川王傳

侯景受高歡卵翼。聞歡死。卽據地自固。旣叛降西魏。復叛投梁。終則叛梁。實行篡逆。可謂極翻覆之本領。而乃惡賁翻覆而殺之。翻覆之人。固臭味相投者。猶不能容耶。

蕭秀 安成王秀。年十三。吳太妃亡。與弟始興王憺並以孝聞。秀性方靜。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弗之見。京口自亂。後人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饑年以私財贍百姓。所濟甚